



朱

作

实录

红墙★
里的领袖们

HONGQIANGLIDELINGXIUMEN

于俊道◎主编



版社

朱凡

红墙里的领袖们

HONGQIANG LIDIE

范

★

藏

实录

于俊道◎主编

 中国工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朱德实录: 单色版 / 于俊道主编. —北京: 中国工人出版社, 2012.2
(红墙里的领袖们)

ISBN 978-7-5008-5136-3

I. ①朱… II. ①于… III. ①朱德(1886~1976)—生平事迹
IV. ①K827=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15676号

朱德实录

出版人 李庆堂

责任编辑 李 阳 宋 杨 陈 亮

责任校对 赵贵芬

责任印制 杨向辉

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(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:100120)

网 址 <http://www.wp-china.com>

电 话 010-62350006(总编室) 010-82075934(社科文艺分社)

010-62005038(传真)

发行热线 010-62383056 62005042(传真)

读者服务 010-62389465

经 销 各地书店

印 刷 北京睿特印刷厂大兴一分厂

开 本 70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
印 张 20

字 数 260千字

版 次 2012年4月第1版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 39.00元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请与本社读者服务部门联系更换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《红墙里的领袖们》丛书编委会

主 编：于俊道

编 委：（以姓氏笔画为序）

于 斌	于 力	于俊道
文 川	文 武	文 淑
王亚丽	李梦汶	邹 洋
张文和	聂月岩	斐 华
魏晓东		

第一章 “投笔从戎去,刷新旧国风” / 001

随着年龄的增长,朱德追求进步、追求新学、向往西洋科学的欲望越来越强烈。地处穷乡僻壤的旧私塾已不能满足他的要求,一心要到外面去看看。

- 一个标本式中国农民家庭 / 003
- 从小就很机灵,在逆境中读书 / 007
- 在顺庆府中学堂接受新思想 / 012
- 考入讲武堂,加入同盟会 / 016
- 重九起义,五华山上树红旗 / 020
- “四大金刚,朱德第一” / 023
- 朱旅长救民于水火 / 028
- 放弃高官厚禄,36岁加入中国共产党 / 030

第二章 “学一辈子也不会够” / 035

青年朱德喜欢读进步书刊和史书,史书中尤喜研读兵书和政论文章。后来他对安娜·路易斯·斯特朗说:“学习运用游击战和多变的战法,我在中国1000多年前写的古典名著《三国志》里曾找到过最好的教材。”

- 阅读古籍,也读新书 / 037
- 爱读史书,推陈出新 / 038
- 从柏林到莫斯科,理论水平快速提高 / 044
- 在战斗的间隙里读书 / 047
- 一本《共产党宣言》,读了一辈子 / 050

第三章 永久的记忆:朱德与他的家庭 / 053

恩格斯对爱情作了科学的概括,认为爱情就是“人们彼此间以相互倾慕为基础的关系”。朱德和康克清在长达半个世纪的革命历程中,相亲相爱,共同奋斗,谱写了一曲崇高感人的爱情之歌。

人生最大的遗憾:没能侍奉老母 / 055

47年的夫妻情 / 058

“我不要孝子贤孙,要的是革命事业接班人” / 076

第四章 “不搞特殊化”:生活细节 / 097

康克清见丈夫的衣服实在太破旧了,尤其在脱了棉袄后,没有什么可穿的,想给他做件新衣。朱德知道后说:“把旧衣服补补,还可以穿嘛!”工作人员也帮腔说:“您老人家的衣服太破了,不能再补了!”朱德说:“不能再补?两件拼一件嘛!”

对衣着没有什么特别的讲究 / 099

粗茶淡饭,吃饱就行 / 107

只有三间老式平房 / 121

脚力非凡,不搞特殊化 / 123

第一元帅,却从未领过元帅的工资 / 128

第五章 兰香人生:平凡世界中的总司令 / 133

毛泽东爱梅,他喜欢梅花坚贞不屈的个性。周恩来爱马蹄莲,他认为,马蹄莲非常洁白,象征纯洁。朱德一生酷爱兰花,他对兰

花情有独钟。

热爱书法终生不改 / 135

用诗词记录革命风雨 / 140

对兰花情有独钟 / 157

要革命,就得有一副坚强的体魄 / 179

第六章 史海:元帅趣事 / 195

朱德风趣地说:“我现在每月只有一块钱的津贴,如果抽了烟,就连洗衣服的肥皂钱也没有了。所以我戒烟已有一年多了。”真没有想到,统率着百万抗日大军的总司令,竟也和战士们一样,每月只发一块钱的津贴,而又为了节约,把烟也戒掉了!

军长理发,给了一个银角子 / 197

给女战士当红娘 / 201

备战气氛中的祝寿 / 203

为了节约,把烟戒掉了 / 206

朱老总的谈话艺术 / 210

揽山川之胜 / 215

喜欢种树,对树木有着特殊的感情 / 221

第七章 浪底真金:浩劫中的朱德 / 225

林彪为了夺权,拼命往自己的脸上贴金。他们一伙制造了“毛林会师”的论调,妄图将功劳贪为己有。朱德微微一笑,坦然地说道:“叫我说什么呢?历史就是历史,是非自有公论。这些事全国人民都知道,世界上不少人也知道,你不是也知道嘛,我还讲它干什么?”

目录

81岁,遭遇“文革”的惊涛骇浪 / 227

忧虑与困惑 / 230

九个月的“软禁”生活 / 236

“历史是公正的” / 238

“你要我休息,我还要挂帅出征呢” / 240

老骥伏枥,壮心不已 / 243

闲居之中的慰藉与乐趣 / 245

壮怀激烈,悲凉慷慨 / 251

第八章 朱老总的人际世界 / 255

朱德考虑到部队经常要转移、作战,于是,决定请史沫特莱离开山西。史沫特莱执拗地不愿离去:“不管你们到哪儿,我也要去!”朱德耐心地劝导着:“你到汉口去,可以做很多事情。”史沫特莱动情地说:“我在八路军里度过的日子是我有生以来仅有过的幸福日子。只有在八路军里,我才找到了思想上和精神上的安宁。”

战友情 / 257

师生情 / 274

与民主人士的交情 / 285

化干戈为玉帛 / 295

与国际友人的交往 / 299



第一章 “投笔从戎去， 刷新旧国风”
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朱德追求进步、追求新学、向往西洋科学的欲望越来越强烈。地处穷乡僻壤的旧私塾已不能满足他的要求，一心要到外面去看看。

一个标本式中国农民家庭

仪陇县位于四川盆地北部,地处嘉陵江中游的东岸。它是嘉陵江和渠江之间的一片狭长的丘陵地带,县境内到处是不算太高的起伏山峦和狭窄的沟谷溪流。这里是四川的偏僻山区,缺水少矿,土地贫瘠,居民主要从事农业。

仪陇县城坐落在金城山的半山腰上。金城山东南约37公里,有一个小镇,在小镇旁耸立着形似马鞍的山岭,因此,小镇得名马鞍场。附近的农民按农历每月二、五、八日都到镇里赶场,买卖山货、土产和自养的禽畜。

马鞍场西北约两公里处,有一座突起的山梁,名叫琳琅山。这里层峦叠嶂,满山苍松翠柏,丛花绿草。从上空俯视琳琅山形似五星,秋末冬初,枫叶满山犹如红色的海洋。晴天,远眺琳琅山,在阳光照耀下,就像一颗闪闪的红星。特别是到了春天,布谷鸟鸣,山上到处是盛开着的血红血红的映山红,紫蓝紫蓝的牵牛花和雪白的山桃花。在一层层绿色梯田中,还呈现出一片片金黄金黄的油菜花。在和煦



朱德故居纪念馆

的阳光沐浴下，琳琅山显得更加五彩缤纷、琳琅满目。

琳琅山西麓，有一个只住有几户人家的小山村，名叫李家湾。1886年12月1日，朱德就诞生在李家湾一个佃农的家里。这一天的早上，川北群山环抱的琳琅山，晨雾弥漫，寒气袭人。朱德的母亲和往日一样，天刚麻麻亮就起了床，在灶前忙碌着给全家十几口人做早饭。她正要弯腰下蹲往灶门添柴时，只觉得腹部一阵剧痛，额头直冒冷汗。正在这时，手脚勤快的老祖母走了进来，一看二儿媳钟氏躺在灶前，心里已明白七八分。老祖母把大儿媳刘氏马上叫了过来，两人把钟氏扶进房内，让她仰卧在床上。老祖母和朱德的伯母忙碌了一阵子，还没有等到早饭烧好，一个幼小的生命伴随着“哇”的一声啼哭，降临到人间。

当这个茁壮的新生命刚刚来到人间的时候，谁都没有意识到他的来临会对中华民族的命运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，谁也不曾想到他的一生会对历史的进步起了那么伟大的作用。只有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，人们才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，他的来临对于每一个谋求解放的中国人是多么重要。他，是20世纪中华民族的一代伟人！

他是谁？他就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，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人之一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、政治家、军事家——朱德！

朱德的祖上原是广东韶关县的客家人。明末清初，由于连年不断的战争，加上战后疫病流行，使四川人口稀少，荒地很多。清朝统治者为了稳定在四川的统治和征收赋税，采取一系列增加人口、恢复生产的措施，展开了大规模的移民活动。大批大批的外省人迁移到四川，其中尤以湖广人居多，历史上称之为“湖广填四川”。朱德的祖先就是在这个时候入川的，最初在川北的广安县、营山县一带流动经营小商业来维持生计。清朝乾隆末年，朱氏第三代的朱文先带着第四个儿子朱自成，从营山迁到仪陇县马鞍场。后代在马鞍场的大湾定居。随着家族的繁衍，人们便称这里为“朱家大湾”。

朱家族谱字辈是按着28个字构成的七言韵文排列：“发福万海从仕克，友尚成文化朝邦，世代书香庆永锡，始蒙纪述耀金章。”朱德的曾祖父是“朝”字辈，名叫朱朝星。朱家在朱朝星那一代时，尚有老业田30挑，按一亩约为5挑计算，朱家田地面积约合为六亩。朱德的祖父是“邦”字辈，名叫朱邦俊，排行第三。大祖父叫朱邦楷，二祖父叫朱邦举，四祖父叫朱邦兴，幺祖父叫朱邦久。朱家到了“邦”字辈，人丁

兴旺，几兄弟平分祖上传下来的老业田，每人分到的一点地已不够维持生计。于是，在1882年，朱邦俊把土地和草屋典了三百吊钱，作为资金，领着一家6口人搬到离大湾两公里的地方，租佃了李家湾的地主丁邱川家80挑田土耕种。从此，朱家便沦为贫苦的佃农。

朱德出生时，朱家共有11口人：祖父母朱邦俊和潘氏，伯父母朱世连和刘氏，父母亲朱世林和钟氏，还有三叔朱世和、四叔朱世禄，大哥朱代历、二哥朱代风，姐姐朱秋香。朱德的父母一共生了13个儿女，因为家境贫穷，无法全部养活，只留下了六男二女，后来再生下的就被迫溺死了。

朱家世代都是憨厚、勤劳、朴实的农民。朱德出生时，祖父朱邦俊已年过花甲，还经常领着全家下田干活。他几十年如一日，每天天麻麻亮就把大家叫醒，分配农活。农忙时领着全家锄地、犁田、播种、割禾、打猪草……冬天领着大家上山砍柴。直到晚年，八九十岁了，还下田干活，平时手里经常提着粪筐在村前村后、田间草场、渠边道旁拾肥。他常对子孙说：“人不怕累，就怕闲，就怕懒，越闲越懒就会吃穷病倒。”就在他临终前不久，还站在田埂指点后辈耕田。朱德回忆说：“我的祖父是一个中国标本式的农民，到八九十岁还非耕田不可，不耕田就会害病，直到临死前不久还在地里劳动。”

朱德的祖母潘氏是一位十分能干，善于操持家务的农村妇女。她虽然不识字，却是个有胆识、有魄力、有高度组织才能的人。她是全家的主持者，全家人生活上的大事小事全由她操持管理。正如朱德所言：“祖母是家庭的组织者，一切生产事务都由她管理分派，每年除夕就分派好一年的工作。”在朱德的眼里，祖母简直是万能的，她把这十几口人的穷家，管理得井井有条。日子虽然贫寒，但全家和和顺顺，尊老爱幼，深受当地群众的称赞和尊敬。有人为朱德的祖母所写的寿文也称她“事无巨细，皆躬自纪理无遗绪”，“内治殊谨严，令子侄皆以力事。”

朱邦俊生有4个儿子，大儿子叫朱世连，二儿子叫朱世林，三儿子叫朱世和，小儿子叫朱世禄。

朱世连是朱德的伯父，也是朱德的养父。他是一位为人诚实、纯朴、忠厚，颇有见地，治家严谨，办事果断，心中有数精明人。他持家有方，家里要添置什么，手头的钱怎么花，都能一分一毫计算得十分精细。他常常帮助朱德的祖母出谋献计，维持朱家十几口人的生计。朱德的伯母刘氏也是一位善于操持家务的农村妇女。朱德的伯父伯母两口子恩恩爱爱，和和睦睦。他俩没生儿女，朱德一生下来就很招

他们喜爱,经常流露出要把朱德当自己的亲生儿子的心愿。大约在朱德两岁时,祖辈做主,把朱德过继给他们抚养。此后,他们对待朱德如同亲生骨肉一般,对朱德的生活、学习和前途十分关心,对朱德的成长有着重要的影响。

朱世林是朱德的亲生父亲。朱德出生那年他虽然只有37岁,可脸上已爬满了皱纹,看上去像个年近花甲的老人。朱世林一生都在家里劳动,从未出过远门,“赋性和厚,为人忠耿,事亲孝,持家勤。”他每天都是起早贪黑地在地里干活,不知疲倦。但由于没有文化,思想比较狭隘。

朱德的母亲出身于姓钟的贫苦人家。她身材高大,体格健壮,贤惠俭朴。虽然不识字,却十分明事达理,待人处事尤为宽厚仁慈,是远近闻名的贤妻良母。朱家虽然家境贫寒,但她平时总是节衣缩食,周济比自己生活更困难的穷人。左邻右舍或过往行人,不管谁有了难处,她都尽力去帮助。她经常从自己碗里匀出饭菜给乞丐,并看着乞丐把饭菜吃下去才放心让其离去。她一年到头都在忙碌着。每天天刚蒙蒙亮就起床,除了挑水、烧饭,纺棉花、缝衣裳、织鞋袜等家务活外,还要干些种田、种菜、采桑叶养蚕等农活。母亲的一言一行深深地影响着朱德。朱德从幼年时起便在母亲身边帮助干活。他在1944年回忆自己的母亲时,深情地写道:母亲“教给我生产的知识和革命的意志”,教给我“与困难作斗争的经验”。“母亲那种勤劳俭朴的习惯,母亲那种宽厚仁慈的态度,至今还在我心中留有深刻的印象。”对于孩子们来说,没有比听母亲讲故事更为惬意的事了。朱德总也不明白母亲那个并不太大的脑袋里,怎么能装得下那么多奇妙而有趣的故事和神话。有时候,讲着讲着,母亲又唱起歌来。歌声是那样婉转,那样甜润,那样轻柔,不知不觉中会把孩子们的思绪带到梦幻般的奇境里去……

佃农家庭的生活自然是很艰苦的。人口的增多更使家里必须十分节省才能维持生活。朱德家的住房原来是地主用来存放粮食的仓库,光线昏暗。全家人多半是吃豌豆饭、菜饭、红薯饭,油盐很少。过年时宰一头猪,要留着吃一年,只在过年过节时才可以吃到。穿的是自己纺线织成的“家织布”,足有铜钱那么厚。一套衣服老大穿过了,老二、老三接着穿。遇到收成好的年份,家里的人还可以添件新衣服,平时就没有了。鞋子是家里自己做的。点灯用的油也是自己家打的油。少年时代这种艰苦朴素的生活,深深地影响着朱德,他一生都保持着劳动人民艰苦朴素、勤俭节约、吃苦耐劳的优良传统。

朱家是个贫寒的大家族。朱德的两个叔叔和婶婶都是纯朴、勤劳的农民,一生

以种地谋生。朱德属“代”字辈，取名朱代珍，字玉阶。朱德在兄弟姊妹中排行第四，在兄弟中排行第三。朱德的大姐叫朱秋香，排行老大，15岁时就嫁给了一位叫许昌品的农民。朱德的大哥叫朱代历，字云阶，大嫂叫朱钟氏，是朱德母亲娘家同族女子，生有4男1女，一辈子以种田为生。朱德的二哥叫朱代夙，字吉阶，二嫂也叫朱钟氏，她与大嫂同是钟家大家族中的农家女子，生有1男1女。朱代夙念了两年私塾后便在家种地，农闲时还跟着他的舅舅学艺，学会了拉胡琴、敲锣鼓等。在朱德这个大家庭中，后来又添了一个妹妹和三个弟弟。朱德的哥哥、姐姐、弟弟、妹妹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辛勤耕耘一辈子的种田人。

在封建社会里，男子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，所以在家庭中特别受到重视。老人担心男孩子出生后养不活，便以动物命名。朱德的祖母给家中三个孙子都取了乳名。她给大孙子朱代历取名叫“阿牛”，给二孙子朱代夙取名叫“阿马”，给三孙子朱代珍取名叫“阿狗”。偶尔朱家也按川北习俗，分别称这三兄弟为“牛娃子”、“马娃子”、“狗娃子”。在农村，人们都称呼乳名，想用来骗过那些专门捉拿男孩子的“鬼怪”。

从小就很机灵，在逆境中读书

朱德从小就很机灵、聪明，从不哭叫，全家人都很喜欢他。每逢大人们生闷气的时候，他总是想方设法使大人们解闷消气。朱德十分崇爱自己的生母，母子两人的感情十分深厚。当朱德开始学会走路和慢慢懂事起，他母亲无论在家纺线、缝缀，或是下地浇水种菜、上山砍柴，都要把他带在身边。朱德从小手脚十分勤快，总是帮助母亲干这干那，生怕母亲累了。

母亲虽然钟爱自己的每个孩子，可是由于生育过多，再加上家务事忙，实在没有更多的时间来照料稍大一点的朱德。打从弟弟降生，朱德就从母亲的怀里下地，在泥土里滚，在地上爬。除了吃、穿、住以外，样样事都靠自理。刚刚学会东倒西歪地走路，一不小心摔倒了，也只有自己趴在地上哭几声，谁也没有工夫来哄慰他几句。再稍大一点，会跑会跳了，就跟着哥哥们上山去捉小鸟，或到树底下去扑捉那映在地上斑斑驳驳的树影。玩累了，随便找个背风的地方打个盹，起来再玩，玩累了再

睡。穷苦人家，没钱买玩具，就自己到河边拣几个圆石头来玩弹球，或者摘几片树叶当哨吹。

随着年龄的慢慢增长，朱德已能跟着母亲下地干活，拾柴、拔草、运秧，帮助哥哥打杂，还能照料放在田头草窝里的弟弟。朱德和大人们一样，一会儿山上，一会儿田间，一会儿家里，不停地劳作。风吹、雨打、日晒、霜侵，竟没有使他得过什么病，相反却练就了一副健壮的好身体。

幼年的朱德，就像琳琅山上那些葱绿、充满生机的小松树一样，迎着阳光，茁壮地成长。

1892年前后，仪陇县一带兴起种植鸦片，百姓的生活比以往富裕了些。朱德家的经济情况也开始有些好转。那时，清朝政府的苛捐杂税非常严重，“可是这些交粮催差的，就怕读书人”，因此，朱家几房人决心省吃俭用，送一两个孩子去念书。这种考虑的目的有两个，其一，家里有了读书人，可以为家里抵挡税吏、差役和欺侮，并帮助家里打打算盘；其二，期望读书的孩子能改变朱家的生活和地位。

这样，1892年，朱德的家人把他们兄弟三个送到本姓家族办的药铺垭私塾就读。塾师是朱德的远房堂叔，名叫朱世秦。他一面教书，一面行医，正房当做教室，用旁边的偏房开了一个小小的中药铺，药铺垭私塾就因此而得名。在这里读书不用花很多钱，一年400个铜钱就够了。



朱德小时就读的私塾

药铺垭私塾坐落在琳琅山的半山腰。从李家湾到这里,要走一段约三四里的山路,还要爬过一段陡山坡。朱德白天去读书,中午要回家吃饭,晚上还要回来。在药铺垭读书的全都是农家子弟,朱德在学生中年龄最小,但他聪明好学,记得的字最多。朱世秦因为朱德书读得好而特别喜欢他。

朱德在药铺垭私塾读了一年后,又改读丁姓的私塾。这个私塾的主人,就是朱德家租佃他家田地的地主。私塾丁老师是一个秀才,课讲得比药铺垭私塾要好得多。丁老师知识广博,对每个字、词、句都解释得很清楚。朱德见家里花费钱供自己上学,学习更加勤奋刻苦。

当时,能到像丁家私塾这样的地方读书的,绝大部分是地主或者有钱人家的子弟。这些少爷们根本看不起朱德这样穿着草鞋的穷娃子,时常用鄙夷的眼光盯着他们,甚至给他们起绰号,咒骂他们是“三条水牛”,还故意把“朱”写成“猪”,用各种办法来奚落他们。“人穷志不短”,朱德他们反抗过,斗争过,将这些事情禀告先生,可是先生也不敢得罪这些地主家的孩子,结果受斥责、挨手板的还是被欺侮的朱家兄弟。

在这样的逆境中读书,困难是可想而知的。但是朱德有着刚强的性格,他不低头,不叹息,不气馁,只是默默地承受着周围的冷眼和歧视,更加奋发地努力学习。他要用优异的成绩来证明,穿草鞋的穷孩子不但会种田,还会读书,而且比周围所有的人都读得好、读得多!在私塾里,朱德根据先生教的,不停地读呀,写呀,时间抓得很紧。就连偏心的先生也不得不承认:朱代珍这孩子这么用功,将来肯定有出息。

放学回家后,朱德一边帮母亲干活,一边背书。晚上,母亲在小油灯下纺线,朱德就坐在她身边,念啊,念,一直念得困倒在母亲身上。有好几次,母亲看见朱德一个人坐在门前的大青石板上,闭着眼,嘴里不知道在念着些什么,天下起了雨也不觉得。母亲犯了疑:“这娃娃是怎么啦?莫不是着了魔?”

朱德确实着了魔!这个“魔”,不是别的,正是知识!

朱德在这里读了不久,两个哥哥回家种地了。朱德因为年纪小,又过继给了伯父,能够继续读下去。他在丁家私塾读了两年,除读完了“四书”外,还读了《诗经》、《书经》,并且开始学作对联。每逢农历十五、十六月圆的晚上,朱德常成了家庭老师,在皎洁的月光下,教哥哥、弟弟、妹妹读书识字。大人们见了,心里感到无比欣慰。

佃农的家庭真是多灾多难。租种地主的田地年年要交纳租粮,“一年除去五十